



冬季來到之前，學童和村民們一塊兒將牛羊們要吃的糧食儲備好

學習，一個都不能少 我和藏地孤貧學校的孩子們

撰文・攝影 | 黃鶴名

2013年我在新加坡機場工作。某日下班後，一位來自西藏的仁波切，不到三盞茶的時間說完藏地孤兒的情況，不知是我涉世未深還是仁波切演說的功力高深，故事說完了，離職時間與降落地點也同步完成。

2014年的大年初一，我背起行囊出發了。轉了兩趟機，降落位於東藏的玉樹巴塘機場，見到了未曾謀面、僅憑衣服顏色相認的當地村民和堪布（藏傳佛教中的住持、教授或佛學博士稱之為堪布），開了四、五個小時的車，我們到了「學校」。手機上顯示「無訊號」三個字，我困惑地盯著屏幕，「這裡不能打電話，有緊急的事情要騎車去

有收訊的地方，大概40分鐘左右。」在村民告知下，終於讓我這個城市土包子了解到自己身處在一個沒有地址、沒有收訊，夜間有各種動物嚎叫的荒山野嶺，而帳篷就是我的閨房。這裡，是谷歌大神的地圖搜尋不到之處。

零下30幾度初體驗

太陽能電箱只夠帳篷裡一只小燈泡發亮，每個夜晚在昏暗的黃光下用著六日分割法計算電腦的可用時數，跟時間賽跑比百米衝刺還緊張刺激。在練就一身判斷隱蔽地勢後迅速小解的功夫，對於往後的人生可說是

無往不利。然而，無法用扁擔挑水的肩，只能每日拿著臉盆無數次來回旁邊那條冬日不結凍的小河。

在海拔 3,000 多公尺高的學校，冬日的太陽九點才升起，唯一提供溫暖的是「牛糞」。剛到的一些時日，早上七點村民會進帳篷裡架火，畢竟點燃牛糞非易事。然而，某一天的早晨，直到了八點都不見有人進帳篷，我決定起身自己動手！牛糞、牛糞，我印象中是放在帳篷外的麻布袋，抓了兩塊放進鐵爐裡，接下來應該會點著吧！「聰明」如我，拿了張衛生紙，還好桌上有打火機，一次又一次的把點燃的衛生紙丟進鐵爐中，那牛糞依然安安靜靜躺在那，彷彿默默的恥笑著無法將它點燃的我……。五分鐘後，我放棄了。走出帳篷外，外頭沒個人影，其他帳篷裡住著誰，我一個也不知道，默默走回自己的帳篷，把所有衣服穿在身上，卻依然感覺頭和四肢不斷因寒風入侵而麻痺得失去知覺。

「我真的今天就要死了嗎？」腦中盤旋著這個問題，至於遺言到底要說什麼，最後還是無法理出個頭緒。時間到了早上八點半，終於有人進來處理已經變冰塊的我，30 分鐘後我才逐漸回溫，慶幸自己沒這麼快就跟上帝喝咖啡去。

放牛不再是孩子的惟一選擇

開始為 20 多個孩子上課之後，英文課的進度到了字母 N 的階段時，孩子已會說：「Hello, I am Garma Wanso.」有一天下課，我隨口問小男孩：「你在這裡上學開心嗎？」孩子說他覺得特別特別開心。「在舅舅家的時候，早上不起來放牛，舅媽會狠狠地打我。在學校唸書溫暖好多，所以我喜歡在學校。」孩子低頭笑著。「那學校的科目裡面，你最喜歡哪一種？」我好奇的繼續問。對於城市的孩子而言，很多回答可能會



頂著零下 20 幾度的大寒冬，孩子們還是興奮地完成了戲劇初體驗，那晚不到八點寢室就只剩下打呼聲。

是：「我不喜歡上課，我喜歡玩電腦、打電動。」對於藏地放牛的孩子而言，到目前為止，他連電腦是什麼都還沒見過。「我最喜歡上英文，我以後想當英文老師。」

尕瑪望索不加思索的說著。如果你問我為什麼願意走進大山，這便是答案。漂洋過海、千里迢迢來到此地，小小村莊除了山還是山，除了小河還是小河，但是對於熱愛學習的孩子們，即使資源有限，都值得我們用盡心力去教育。

而在我到的幾個月後，學校終於請到一位廚師。確切來說，是一位可以幫忙煮飯的年輕人。非營養學專業，沒有廚師證照，沒上過學校，但只要能夠幫忙煮飯，就足夠歡天喜地了。一天上午早餐之後，一直不見大廚，眼見就要到了中餐時間，只會吐出兩句藏文的我，完全沒有向外求援的能力。於是我有志氣地走進「廚房」，拿著從來沒碰過的大湯桶、大勺子，點燃需要無數牛糞和樹枝的藏式大灶，油倒下去的瞬間，大把煙燻得我眼淚直流。我別過頭去繼續炒，流下的眼淚是我對火控瓦斯爐的思念！不告而別的廚師，讓我在藏地高山的生活功力默默又上了一個階層。